

魏书

---

魏 书

●卷十九下 列传第七下

◎景穆十二王

南安王 城阳王 章武王 乐陵王 安定王

南安王桢，皇兴二年封，加征南大将军、中都大官，寻迁内都大官。高祖即位，除凉州镇都大将。寻以绥抚有能，加都督西戎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领护西域校尉、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徵为内都大官，出为使持节、侍中、本将军、开府、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。桢性忠谨，事母以孝闻，赐帛千匹以褒之。

征赴讲武，高祖引见于皇信堂，戒之曰：“翁孝行著于私庭，令问彰于邦国，每钦忠懿，思一言展，故因讲武，远征赴阙。仰恋仁慈，情在未已。但长安镇年饥民俭，理须绥抚，不容久留，翁今还州，其勤隐恤，无令境内有饥馁之民。翁既国之懿亲，终无贫贱之虑。所宜慎者，略有三事：一者，恃亲骄矜，违礼僭度；二者，傲慢贪奢，不恤政事；三者，饮酒游逸，不择交友。三者不去，患祸将生；但能慎此，足以全身远害，光国荣家，终始之德成矣。”而桢不能遵奉，后乃聚

敛肆情。文明太后、高祖并临皇信堂，引见王公。太后令曰：“汝阴王天赐、南安王桢不顺法度，黷货聚敛，依犯论坐，将至不测。卿等为当存亲以毁令，为欲灭亲以明法？”群臣咸以二王托体先皇，宜蒙矜恕。太后不答。高祖乃诏曰：“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，作镇关右，不能洁己奉公，助宣皇度，方肆贪欲，殖货私庭，放纵奸囚，壅绝诉讼，货遗诸使，邀求虚称。二三之状，皆犯刑书。昔魏武翦发以齐众，叔向戮弟以明法，克己忍亲，以率天下。夫岂不怀，有为而然耳。今者所犯，事重畴日，循古推刑，实在难恕。皇太后天慈宽笃，恩矜国属，每一寻惟高宗孔怀之近，发言哽塞，悲恻于怀；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，闻于内外，特一原恕，削除封爵，以庶人归第，禁锢终身。”

后高祖南伐，桢从至洛，及议迁都，首从大计，高祖甚悦。桢母刘太妃薨，高祖亲幸临慰。及葬，赠布帛彩五百段。又以桢议定迁都，复封南安王，食邑一千户。出为镇北大将军、相州刺史。高祖饯桢于华林都亭。诏曰：“从祖南安，既之蕃任，将旷违千里，豫怀

惘恋。然今者之集，虽曰分歧，实为曲宴，并可赋诗申意。射者可以观德，不能赋诗者，可听射也。当使武士弯弓，文人下笔。”高祖送楨于阶下，流涕而别。

太和二十五年五月至邺，入治日，暴风大雨，冻死者十数人。楨又以旱祈雨于群神。邺城有石虎庙，人奉祀之。楨告虎神像云：“三日不雨，当加鞭罚。”请雨不验，遂鞭像一百。是月疽发背，薨。谥曰惠，赠帛一千匹。及葬，又赐帛千匹，遣黄门郎监护丧事。及恒州刺史穆泰谋反，楨知而不告，虽薨，犹追夺爵封，国除。有五子。

子英，字虎儿。性识聪敏，博闻强记，便弓马，解吹笛，微晓医术。高祖时，为平北将军、武川镇都大将、假魏公。未几，迁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仇池镇都大将、梁州刺史。

高祖南伐，为梁汉别道都将。后大驾临钟离，诏英率众备寇境上。英以大驾亲动，势倾东南，汉中有可乘之会，表求进讨。高祖许之。师次沮水，萧鸾将萧懿遣将尹绍祖、梁季群等领众二万，徼山立栅，分

---

为数处，居高视下，隔水为营。英乃谋曰：“彼帅贱民慢，莫能相服，众而无上，罔知适从。若选精卒，并攻一营，彼不相救，我克必矣。若克一军，四营自拔。”于是简兵三面腾上，果不相救。既破一处，四营俱溃，生擒梁季群，斩三千余级，俘七百人。鸾白马戍将其夜逃溃。乘胜长驱，将逼南郑，汉川之民，以为神也，相率归附。梁州民李天干等诣英降，待以国士之礼。天干等家在南郑之西，请师迎接，英遣迎之。萧懿闻而遣将姜脩率众追袭，逮夜交战，颇有杀伤。脩后屡败，复更请军。懿遣众赴之，迎者告急。英率骑一千，倍道赴救。未至，贼已退还。英恐其入城，别遣统军元拔以随其后，英徼其前，合击之，尽俘其众。懿续遣军，英不虞贼至，且众力已疲，军少人惧，咸欲奔走。英乃缓骑徐行，神色自若，登高望贼，东西指麾，状似处分，然后整列而前。贼谓有伏兵。俄然贼退，乘势追殄，遂围南郑。禁止三军，一无所犯，远近皆供租运。

先是，英未至也，萧懿遣军主范洁领三千余人伐

---

獠。洁闻大军围城，欲还救援。英遣统军李平敌、李铁骑等收合巴西、晋寿土人，以断其路。洁以死决战，遂败平敌之军。英候其稍近，以奇兵掩之，尽皆擒获。攻围九十余日，战无不克。被敕班师。英于是先遣老弱，身勒精卒留后，遣使与懿告别。懿以为诈也，英还一日，犹闭门不开。二日之后，懿乃遣将追英。英亲自殿后，与士卒下马交战，贼众莫敢逼之。四日四夜，然后贼退，全军而还。会山氏并反，断英归路。英勒众奋击，且战且行，为流矢所中，军人莫有知者。以功迁安南大将军，赐爵广武伯。在仇池六载，甚有威惠之称。父忧，解任。

高祖讨汉阳，起英为左卫将军，加前将军，寻迁大宗正，又转尚书，仍本将军，镇荆州。萧宝卷将陈显达等寇荆州，英连战失利。车驾至南阳，免英官爵。世宗即位，行徐州，还复尚书、广武伯。萧宝卷遣将军陈伯之寇淮南，司徒、彭城王勰镇寿春，以英为镇南将军，率众讨之。英未至，贼已引退。勰还，诏英行扬州。

---

后英还京师，上表曰：“臣闻取乱侮亡，有国之常道；陈师鞠旅，因机而致发。窃以区区宝卷，罔顾天常，凭恃山河，敢抗中国。今妖逆数亡，骄纵日甚，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淫刑以逞，虐害无辜。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，扫土兴兵，顺流而下，唯有孤城，更无重卫。此则皇天授我之日，旷载一逢之秋，事易走丸，理同拾芥，此而不乘，将欲何待？臣乞躬率步骑三万，直指沔阴，据襄阳之城，断黑水之路。昏虐君臣，自相鱼肉。我居上流，威震遐迩，长驱南出，进拔江陵。其路既近，不盈五百，则三楚之地，一朝可收；岷蜀之道，自成断绝。又命扬徐二州，声言俱举，缘江焚毁，靡使所遗。建业穷蹙，鱼游釜内。士治之师再兴，孙皓之缚重至，齐文轨而大同，混天地而为一。伏惟陛下暂辟旒纛，少垂听览，独决圣心，无取疑议。此期脱爽，并吞未日。”事寝不报。英又奏曰：“臣闻乘虚讨弱，事在速举；因危攻昧，徼捷可期。今宝卷乱常，骨肉相贼，蕃戍鼎立，莫知所归。义阳孤绝，密迩天境，外靡粮援之期，内无兵储之固。此乃临

---

焚之鸟，不可去薪；授首之寇，何容缓斧。若此行有果，则江右之地，斯为经略之基；如脱否也，非直后举难图，亦或居安生疾。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迈，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拟守三关，请遣军司为之节度。”世宗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。以军功拜吏部尚书，以前后军功进爵常山侯。

英奏：“谨案学令：诸州郡学生，三年一校所通经数，因正使列之，然后遣使就郡练考。臣伏惟圣明，崇道显成均之风，蕴义光胶序之美，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，四门之教方构于京漚。计习训淹年，听受累纪，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，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，使就郡练考，核其最殿。顷以皇都迁构，江扬未一，故乡校之训，弗遑正试。致使薰蕕之质，均诲学庭；兰萧之体，等教文肆。今外宰京官，铨考向讫，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，道别校练，依令黜陟。”诏曰：“学业堕废，为日已久，非一使能劝，比当别敕。”

寻诏英使持节、假镇南将军、都督征义阳诸军事，率众南讨。萧衍司州刺史蔡道恭闻英将至，遣其骁骑将

---

军杨由率城外居民三千余家，于城西南十里贤首山即岭为三栅，作表里之势。英勒诸军围贤首垒，焚其栅门。杨由乃驱水牛，从营而出，继之以兵。军人避牛，师遂退下。寻分兵围守。其夜，栅民任马驹斩由以降。三军馆谷，降民安堵。萧衍遣其平西将军曹景宗、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三万来救义阳。僧炳统众二万据凿岷，景宗率一万继后。英遣冠军将军元逞、扬烈将军曹文敬进据樊城以抗之。英部勒将士，犄角讨之，大破僧炳军，俘斩四千余人。英又于士雅山结垒，与景宗相抗，分遣诸统，伏于四山，示之以弱。衍将马仙琕率众万余，来掩英营。英命诸军伪北诱之，既至平地，统军傅永等三军击之，贼便奔退。进击溃之，斩首二千三百级，斩贼羽林监军邓终年。仙琕又率万余人，重来决战。英勒诸将，随便分击，又破之，复斩贼将陈秀之。统军王买奴别破东岭之阵，斩首五百。道恭忧死，骁骑将军、行州事蔡灵恩复凭穷城，短兵日接。景宗、仙琕知城将拔，尽锐决战，一日三交，皆大败而返。灵恩势窘，遂降。三关戍闻之，亦弃城而走。诏曰：“

---

知贼城已下，复克三关，展威辟境，声略宣振，公私称泰，良以欣然。将军渊规内断，忠谏外举，受律扬旌，克申庙算，虽方叔之制蛮荆，召虎之扫淮浦，匹兹蔑如也。新州初附，宜广经略，想善加检督，必令周固，有所委付，然后凯旋耳。”初，高祖之平汉阳，英有战功，许复其封，反为显达所败，遂寢。是役也，世宗大悦，乃复之，改封中山王，食邑一千户。遣大使、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。英送蔡灵恩及衍尚书郎蔡僧勰，前军将军、义阳太守冯道要，游击将军鲍怀慎，天门太守王承伯，平北府司马宗象，平北府谘议参军伏燾，给事中、宁朔将军蔡道基，中兵参军庞脩等数十人。诏曰：“会平江南，此等便可放归也。”英既还，世宗引见，深嘉劳之，后增封一千户。

萧衍遣将军寇肥梁，诏英使持节，加散骑常侍，征南将军、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，率众十万讨之，所在皆以便宜从事。诏英曰：“贼势滋甚，围逼肥梁，边将后规，以至于此。故有斯举，必期胜捷，而出军淹滞，肥梁已陷。闻之惋懣，实乖本图。今众军云集，十

---

有五万，进取之方，其算安在？克殄之期，复当远近？竟以几日可至贼所？必胜之规，何者为先？故遣步兵校尉、领中书舍人王云指取机要。”英表陈事机。乃击破阴陵，斩衍将二十五人及虏首五千余级。又频破贼军于梁城，斩其支将四十二人，杀获及溺死者将五万。衍中军大将军、临川王萧宏，尚书右仆射柳惔等大将五人沿淮南走，凡收米三十万石。诏劳英曰：“知大摧鲸寇，威振南海，江浦无尘，三楚卷[Z113]，声被荒隅，同轨斯始。公私庆慰，良副朕怀。便当乘威藉响，长驱吴会，翦拉遗烬，截彼东南也。”

英追至于马头，衍马头戍主委城遁走，遂围钟离。诏曰：“师行已久，士马疲瘠，贼城险固，卒难攻屠。冬春之交，稍非胜便，十万之众，日费无赀。方图后举，不待今事。且可密装徐严，为振旅之意，整疆完土，开示威略。左右蛮楚，素应逃亡，或窜山湖，或难制掠。若凶渠黠党，有须翦除者，便可扑扫，以清疆界。如其强狡凭阻，未易致力者，亦不烦肆兵。凯旋迟近，不复委曲。”英表曰：“臣奉辞伐罪，志殄逋寇

，想敌量攻，期至二月将末三月之初，理在必克。但自此月一日以来，霖雨连并，可谓天违人愿。然王者行师，举动不易，不可以少致睽淹，便生异议。臣亦谛思：若入三月已后，天晴地燥，凭陵是常。如其连雨仍接，不得进攻者，臣已更高邵阳之桥，防其泛突。意外洪长，虑其破桥，臣亦部分造船，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，营造浮桥，至三月中旬，桥必克成。晴则攻腾，雨则围守，水陆二图，以得为限。实愿朝廷特开远略，少复赐宽，假以日月，无使为山之功，中途而废。”诏曰：“大军野次，已成劳久，攻守之方，理可豫见。比频得启，制胜不过暮春，及省后表，复期孟夏之末。彼土蒸泞，无宜久淹。势虽必取，乃将军之深计；兵久力殆，亦朝廷之所忧。故遣主书曹道往观军势，使还，一一具闻。”及道还，英犹表云“可克”。

四月，水盛破桥，英及诸将狼狈奔走，士众没者十有五六。英至扬州，遣使送节及衣冠、貂蝉、章绶。诏以付典。有司奏英经算失图，案劾处死。诏恕死为民。

---

后京兆王愉反，英复王封，邑一千户，除使持节，假征东将军、都督冀州诸军事。英未发而冀州已平。时郢州治中督荣祖潜引萧衍军，以义阳应之，三关之戍，并据城降衍。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。悬瓠城民白早生等杀豫州刺史司马悦，据城南叛。衍将齐苟仁率众守悬瓠。悦子尚华阳公主，并为所劫。诏英使持节、都督南征诸军事、假征南将军，出自汝南。世宗引英谓之曰：“娄悦绥御失和，铨衡暗于简授，故使郢民引寇，关戍外奔，义阳孤窘，有倒悬之切。王，国之召虎，威名宿震，故屈王亲总元戎，扫清氛秽。昔卫霍以匈奴之故，居无宁岁；今南疆不靖，王不得以屡劳为辞也。”英对曰：“臣才非韩白，识暗孙吴，徒以宗室之长，频荷推毂之寄。规略浅短，失律丧师，宜章子反之戮，以谢天下。陛下慈深念屡，爰等钟牛，使臣得同荀伯，再生明世。誓追孟氏，以报复为期。关郢微寇，何足平殄？灭贼方略，已在臣目中，愿陛下勿劳圣虑也。”世宗曰：“截彼东南，再清随楚，所望于将军。钟离一管，岂足以损大德。今王董彼三军，朕无忧矣。”

世宗以邢峦频破早生，诏英南赴义阳。英以众少，累表请军，世宗弗许。而英辄与邢峦分兵共攻悬瓠，克之，乃引军而进。初荀仁之据悬瓠，衍宁朔将军张道凝等率众据楚城，闻英将至，弃城南走。英追击，斩道凝及衍虎贲中郎曹苦生，尽俘其众。既次义阳，将取三关，英策之曰：“三关相须如左右手，若克一关，两关不待攻而定。攻难不如攻易，东关易攻，宜须先取，即黄石公所谓战如风发，攻如河决。”英恐其并于东，乃使长史李华率五统向西关，分其兵势。身督诸军向东关。先是，马仙琕使云骑将军马广率众拒屯于长薄，军主胡文超别屯松岷。英至长薄，马广夜遁入于武阳，英进师攻之。闻衍遣其冠军将军彭瓮生、骠骑将军徐超秀援武阳，英乃缓军，曰：“纵之使入此城，吾先曾观其形势，易攻耳，吾取之如拾遗也。”诸将未之信。瓮生等既入武阳，英促围攻之，六日而广等降。于是进击黄岷，衍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奔窜。又讨西关，衍司州刺史马仙琕亦即退走，果如英策。凡擒其大将六人，支将二十人，卒七千，米四十万石，军

---

资称是。

还朝，除尚书仆射。永平三年，英薨，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帛七百匹，赠司徒公，谥曰献武王。英五子。

攸，字玄兴，东宫洗马。早卒，赠散骑侍郎。

攸弟熙，字真兴。好学，俊爽有文才，声著于世，然轻躁浮动。英深虑非保家之主，常欲废之，立第四子略为世子。宗议不听，略又固请，乃止。起家秘书郎，延昌二年袭封，累迁兼将作大匠，拜太常少卿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寻转光禄勋。时领军于忠执政。熙，忠之婿也，故岁中骤迁。寻除平西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进号安西将军，秘书监。寻以本将军授相州刺史。熙以七月入治，其日大风寒雨，冻死者二十余人，驴马数十匹。熙闻其祖父前事，心恶之。又有蛆生其庭。

初，熙兄弟并为清河王怿所昵，及刘腾、元叉隔绝二宫，矫诏杀怿，熙乃起兵。上表曰：‘臣闻安危无常，时有休否。臣早属休明，晚逢多难。自皇基绵茂，九叶承光，高祖、世宗，徽明相袭。皇太后圣敬自天，德

---

同马邓；至尊神睿纂御，神鉴烛远。四海晏如，八表归化。而领军将军元叉宠藉外亲，叨荣左右，豺狼为心，饱便反啮。遂使二宫阻隔，温清阙礼。又太傅清河王横被屠害，致使忠臣烈士，丧气阙庭；亲贤宗戚，愤恨内外。妄指鹿马，孰能逾之；王董权逼，方此非譬。臣仰瞻云阙，泣血而生，以细草不除，将为烂漫。况又悖逆如此，孰可忍之！臣忝籍枝萼，思尽力命，碎首屠肝，甘之若荠。今辄起义兵，实甲八万，大徒既进，文武争先，与并州刺史、城阳王徽，恒州刺史、广阳王渊，徐州刺史、齐王萧宝夤等，同以今日十四日俱发。庶仰凭祖宗之灵，俯罄义夫之命，扫翦凶丑，更清京邑。臣亲总三军，星迈赴难，置兵温城，伏听天旨。王公宰辅，或世著忠烈，或宿佩恩顾，如能同力，翦除元叉，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对者，臣即解甲散兵，赴谢朝阙。臣虽才乖昔人，位居蕃屏，宁容坐观妍丑，虚受荣禄哉！”熙兵起甫十日，为其长史柳元章、别驾游荆、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诸城人，鼓噪而入，杀熙左右四十余人，执熙，置之高楼，并其子弟。又遣尚书左丞卢同斩

---

之于邺街，传首京师。

始熙妃于氏知熙必败，不从其谋，自初哭泣不绝，至于熙死。熙临刑为五言诗，示其僚吏曰：“义实动君子，主辱死忠臣。何以明是节？将解七尺身。”与知友别曰：“平生方寸心，殷勤属知己。从今一销化，悲伤无极已。”

熙既蕃王之贵，加有文学，好奇爱异，交结伟俊，风气甚高，名美当世，先达后进，多造其门。始熙之镇邺也，知友才学之士袁翻、李琰、李神俊、王诵兄弟、裴敬宪等咸饒于河梁，赋诗告别。及熙将死，复与知故书曰：“吾与弟并蒙皇太后知遇，兄据大州，弟则入侍，殷勤言色，恩同慈母。今皇太后见废北宫，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，主上幼年，独在前殿。君亲如此，无以自安，故率兵民建大义于天下。但智力浅短，旋见囚执，上惭朝廷，下愧相知。本以名义干心，不得不尔，流肠碎首，复何言哉！昔李斯忆上蔡黄犬，陆机想华亭鹤唳，岂不以恍惚无际，一去不还者乎？今欲对秋月，临春风，藉芳草，荫花树，广召名胜，赋诗洛滨，其

---